

怦然心动的邂逅，蚀骨椎心的孽缘，灵与肉难舍的挣扎
如果生活是一条河流，你愿与谁同船共渡

*Love In The Pearl
River Delta*

情迷珠三角

黄建东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*Love In The Pearl
River Delta*

情迷珠三角

黄建东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迷珠三角 / 黄建东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6. 8
ISBN 978-7-5063-8855-9

I. ①情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73689号

情迷珠三角

作 者: 黄建东

责任编辑: 韩 星

装帧设计: 刘红刚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380 千

印 张: 25.25

版 次: 2016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855-9

定 价: 38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第一章

学荣和水云的相识，就像人来到这世界，纯属偶然。

盛夏的一个中午，学荣正在齐腰高的甘蔗林里挥动锄头为甘蔗培土，锯齿状的甘蔗叶把手臂刺出一条条血红痕印。灼热的太阳把人烤得大汗淋漓，汗水流经痕印，感到阵阵的辣痛。夏暑天，孩儿面，说变就变。刚才还热毒喷火，眨眼间便雷声隆隆，乌云乱窜，飞沙走石。甘蔗叶被吹得毫无章法地朝身体左刺右砍，痛痒难耐。学荣蹲低身子，猫腰钻出甘蔗林。仰头张望，看这情势，不用多久，定会有场大雨。他赶紧拿起雨衣，扛起锄头，快步朝村里回。走到半路，风声雷声交互作响，天空变得阴沉可怕。大雨倾盆而至，眼前雨水白茫茫一片，能见度不超过五十米。他赶紧走进就近那片香蕉林，傍在一棵高大的香蕉树旁避雨。“咔嚓——轰”骤然一声巨响，头顶一团火光蹿过，他不禁惊怕起来。正在这时，前面开阔的那片稻田中，一个女子双手拢着捂在胸前，腰间绑着一个小鱼篓，慌不择路地走着。雨把刚插下的稻秧打得几近贴着水面，田间小路细小溜滑。她走得左摇右晃，没戴雨衣帽子，淋得落汤鸡似的。“喂！过来，这里避雨！”学荣急忙朝她大声呼喊。她听见了，赶紧朝学荣冲过来。学荣的雨衣是他母亲用尿素袋里层的尼龙薄膜缝制而成，样式不太标准，但宽大，也牢固。见她走近，学荣用手捏住雨衣的两只袖子，同时示意她捏住雨衣的下沿，一齐往头上举。

“干吗连草帽也不戴？”她双手拢在胸前，上身前倾地走着。学荣专注地摆弄雨衣，没看清是谁就问。

“让风吹走了！”她答着。她捏住雨衣下沿往上一举，身子顺势往雨衣里钻，站在学荣对面。双方都感觉到各自的气息。学荣这才注意看，原来是水云。

学荣不禁愣了：水云穿一件白底细格的确良衬衫，湿透后紧贴身体，透出白皙细嫩的肌肤。文胸的布料估计也是用纯白的确良缝制，透出被紧扎得有些变形的乳房和淡红色的乳头。开始时因为紧张没注意看，但水云双手上举地站在面前，便很自然地看到她近乎透明的上半身。学荣倏地双耳发热不敢正视，不知该看何处，唯有目光低垂望着自己的脚趾。水云见学荣神色突变，才恍然意识到自己原是那么难堪！她慌忙丢下雨衣，双手又拢在胸前，冲进滂沱大雨之中。

学荣自觉失礼，没再呼唤她。

这一年，学荣正好是21岁。

上世纪的榕树村，用木棍、茅竹和稻草搭建的凉棚是人们唯一的公共活动场所。生产队有会议召开，有大事宣布，都在凉棚举行，晚上是年轻人睡觉的地方。而中午，男人们吃饱饭把碗筷往洗碗盆里一丢，赶紧往凉棚走去。这凉棚，更是男人们谈天说地的天地。村里的红白喜事，街边巷闻，经这里发酵扩散会变得有板有眼。姜太公“直钩钓鱼”、广东南海籍的清朝大官梁柱微服私访时留名的“擎天一柱”、黄飞鸿落难东莞厚街镇时表演“双刀斩白榄”、寿根叔食饭“味味是鸡”这类的民间故事，讲古佬说到兴头上摇头晃脑，听的人津津有味，如身临其境。这里更是年轻人接受性教育的地方，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色情故事、咸湿笑话。若有一新婚女子从凉棚旁边的小路走过，就会有人沉声暗道：“看！她走路迈不开大步，双膝稍微外拐，昨晚定是让她老公搞了一整晚，把那地方磨损！”在旁边听着的年轻人想入非非，浑身燥热。

21岁是个对异性充满想象力的年龄，也是对性最富幻想的年龄。学荣望着逆风雨前行的水云，看见她腰间的小鱼篓前后上下地晃动，脑海闪跳着水云那樱桃般色泽清晰可辨的双乳。不知何故，他顿觉全身灼热，胸口如垫着一块发烫的毛巾，他情不自禁地蹲下身……

雨中的水云也感觉到从未有过的羞赧和一股暖流瞬间灌注体内，虽臊得脸庞发热却又滋生了某种难以言说的舒服。学荣虽然没看清楚水云的容貌，但她身体散发出摄人的气息，矜持的躯体语言，桃红色的乳头，被文胸勒得鼓胀欲动的乳房，还有那细白嫩肉，也已深深地镶嵌进学荣的脑海。

自此以后，水云的影像便魔鬼似的缠住了学荣！

那年代，人们最高的娱乐享受是看电影。公社里有两个放映队，在十多个村子间轮流放映。一到傍晚，年轻人成群结队地跟随放映队到周围的村子看电影。其实，对于多数的年轻人，看电影并非他们的目的，目的是透过嬉笑、嬉闹，寻找和认识自己心仪的女朋友。这种结交女朋友的方式，学荣并不喜欢，总觉得喧闹哗笑的场合看到的只是各自演戏似的表面，真实的自我却被掩藏着，很难发现情投意合的异性。尽管也有人因此找到自己的所爱，但学荣觉得那是别人的事。他喜欢的是在家里看看种养科技的书籍，或到生产队部浏览报纸。

自从邂逅了水云，学荣就加入了看电影的行列了，因为想碰见水云，更希望和她说上话儿，发展关系。他很失望，连续四五次都没看见她。一个多月过去了，也见不着水云，学荣对她的思念愈加强烈，想见她的冲动更加迫切，甚至有了刚到中午就盼那太阳快点西沉黑夜快点到来的荒唐想法！

大沙村地处榕树村西侧，隔一条沙律涌，互相往来靠一艘小渡船。这晚上轮到大沙村放电影。中午时学荣让母亲早点煮晚饭，他也提早收工回家。洗完澡，穿上短袖白衬衫，把衬衫塞进裤头，皮带一束，再到镜子前整理一番，心里很满意。母亲笑眯眯看着他，也没问他干吗这般扮靓。母子同心，她当然明白儿子这般打扮的用处！

横水渡是一段自南向北稍直些的河段，往北不远向榕树村这边拐弯，站在大沙村那边的拐弯处，面朝南望，横水渡正好在眼前横行往来。两岸渡头和渡船上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。学荣总结了前几次碰不上水云的原因，这次改变方法，太阳还未西沉，他便到了沙律涌这拐弯处大沙村那边守候。“除非她不去看电影！”学荣心里说着，“若去，必然在这渡船让我看见。我便尾随她行，再找机会跟她搭讪！”

月儿高挂，窄长的沙律涌被照得银光闪烁，如同一条彩带，曳行在一望无际的香蕉林。十公里外的狮子洋，传来阵阵沉闷的巨轮汽笛声，夹着海风过后香蕉叶的“沙沙”声，遥相呼应，使水乡这月夜更显迷人、宁静。渡船载着美女小伙们，一船又一船地来回不断。学荣满怀期待盯着每趟渡船上的女仔，这个……那个……都不是！夜幕深沉，快到放映时间了，还是不见水云。学荣刚还满怀期待，充满诸多有趣想象，现在却是沮丧至极。艚公载完了候渡的人群，把渡船摇驶回榕树村那

边，拿起锚链正要捆绑，却又走来了两位美女。学荣因极度沮丧的情绪而感到喉咙干涩，口渴难受。正是焦灼、苦恼之际，思忖着是离开还是待着等下去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突然，胸膛内“轰”一声，随着对岸那两人的出现而响起，心仿佛跳了出来，心里高声说道“她就是水云”！

“轰”声过后，一股清凉气息从丹田处“嗖”地往上涌。焦灼、苦恼、口渴都消失了，躁动的心绪也平和了下来。

榕树村有六个生产队。水云在村头的第一生产队，学荣在村尾的第六生产队。村头和村尾相隔甚远，各自的田地相隔更远，平时连碰头的机会都很少。上次风雨中遇上水云，皆因水云捉蜉蝣喂鸭。村头的水田甚少蜉蝣，她便走到村尾这边的水田寻找蜉蝣，也就有了那次接近的几分钟。学荣对水云的印象都是从人们对她父亲的街谈巷议而获得。那时候人们都说榕树村有三只美丽的蝴蝶，一只是村头的水云，一只是村中的明英，一只是村尾的艳媚。这三只美丽的蝴蝶中最美的是水云，她神态贵气，身材苗条，双眼像会说话似的，宽阔的前额散发出天聪的气场。她父亲得了癆病，20年了都卧病在床，死不了，又好不起来。在凉棚的咸湿笑话里，学荣也听说过水云父亲这癆病，是因“撞红”而起。传说“撞红”的病因有两种，一种是男女性爱中凑巧碰上女人的月经，或者女人的经期刚过但还未干净而男的却是霸王硬上弓；另一种是女人生了孩子不到一个月男的硬要性生活。这一头是最美的蝴蝶，另一头是癆病的父亲，两种极端集于水云一身，自然是街谈巷议的主角了。她人虽美丽，却也惹小伙们对她的忌讳，生怕她带上父亲的遗传。艳媚准备年底结婚，传说明英正和镇长的儿子谈着恋爱，唯独水云，全没恋爱的传闻。人们议论着水云美丽的同时也议论着她父亲的怪病，这议论显得低声暗语，神秘秘，连听着的也觉毛骨悚然。

平日里学荣心中水云的形象其实很模糊，至于如何的美丽更没有丝毫印象。即使雨中相遇那几分钟也没来得及细看，镶嵌脑际的除了她半透明形体、气质，还有说不清的感应。学荣在朦胧月色中大老远就能在两人当中一下子辨认出水云，凭的应该是这一种感应。

水云和明英上岸后，学荣便尾随她而行，思索着该如何接近她。电影在大沙村的晒谷场放映，这晚放映《金光大道》。水云到场时已放映到萧长春在马车上打了个响鞭，清脆明亮的女声在唱着“叭叭地响

哎……”这一场景。水云在靠近前场的位置站着，学荣稍作思索，觉得站在她不远也不近的地方，让她觉得今晚这次见面是碰巧这种方式最好。为引起水云的注意，他假装为电影的情节陶醉而情不自禁地发出声音，让她既注意到自己，又觉得他还不知道她俩相距不远。当学荣感觉到她注意着自己有好几次了，才做出不经意间瞥见了她。

“哦！是你！”学荣假装惊讶又略带欣喜地问。

她肯定记起那天避雨的事，所以面色泛红，羞涩地朝他点点头。

学荣很自然地走近她身边。刚好是换片时候，全场灯光骤亮。此刻，他才近距离地看清楚水云的容貌，她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美丽！

闭月羞花，沉鱼落雁，娇小玲珑，清纯秀美。古今这些对美女的赞美，套在水云身上，学荣都觉得远远形容不了水云那种让人清新脱俗般的舒服感觉。

第二个片又开始放映，灯光熄掉，只剩下半轮明月。学荣又望向水云，真的如俗语所言“月下出美人”！水云深沉又略带忧郁的眼神，稚嫩而又清秀的面容，轻抿的嘴唇透出若隐若现的傲气，全身散发出让人迷恋的气息。

当学荣瞥望水云时，发现与水云结伴而来的明英却神情古怪地望着他。当她看见学荣发现自己的举动，便匆匆地跟水云打个招呼，腼腆地朝学荣点点头，离去了。过了不大会儿，电影放完，人们哄嚷着忙不迭地离去。学荣问水云：“你也回村吗？”

“是呀！”

“我也是，一起回吧！”学荣征询道。

“也好！”水云答得干脆。她的声音略带沙哑，但在学荣看来，却是动听的胸腔共鸣音。

路上有人高声唱歌，有人追逐嬉闹。学荣也想找些话题，活跃气氛，可这毕竟是他第二次和水云接触，生怕讲错话题，惹她误会，所以两人一路无语，但又总不能这样沉默下去。他瞅了她一眼，她沉默着没有丁点的娇俏神态，倒似一沉稳少妇。或许是她的家庭令她过早成熟了，学荣心里想着。

“找个地方坐坐，好不？”学荣打破沉默。

“不了！家里还有一大锅猪潲未烧熟！”

“这么难得凑巧碰上，坐上半个钟头也好！”

她头往上稍抬，凝神片刻，点头应允。学荣见水云抬头思索的模样，不禁想起“望天姑娘低头汉，衣食无忧富贵留”这句俗语。

他俩往一条岔路上走去，在一棵收获了果实的被砍倒横卧地上的香蕉树上坐下。这里离大路不远，回村的同伴们也看到他们模糊的身影，都见怪不怪了，不时有几声调皮的呼哨和怪声怪气的吆喝。

“说点什么？你开个头吧！”日思夜想的这场面，现在实现了，而学荣却拘谨得不知该说些什么。

“看你，这不是开头了吗？”

学荣怔了怔，随即醒悟似的“哈哈”大笑。

学荣让水云这话逗得笑到腰弯气促。恣意笑闹间，他碰到了水云的手，却触电般全身一颤。他下意识地止住笑，细想那一颤是怎么回事。好大一会儿，他才止住笑，坐回到水云身边。

经这一笑，学荣没那么拘谨了，心情比先前放松许多，也感觉出水云也被自己这笑声感染，没了原先的犹疑。他侧头望着水云，道：“那天后，心里总惦着你！”

“我也是！”

“你也是！”知道水云也惦着自己，学荣不禁脱口而出。

此刻，学荣犹如酷暑天喝着冰冻糖水，清凉蜜甜。他感觉到那股清甜沿着食道、胃、大小肠直达膀胱的位置，情不自禁地伸手抚着她的头发。她发长及肩，柔滑如丝。

“这阵子每期的电影我都去看。五六次啦，就是不见你，你说我有多失望！”

学荣想起前几次找不见水云时那种沮丧无趣，语气也感染着当时的黯然神色。

“不见就不见嘛！失望什么？水云稍歪着头问。

“怎么说呢！就是说不上。这次能碰上你……”

“碰上？”学荣还未说完，她打断又问。

“是呀！”

“骗人！”

“怎么骗人？”

“我和明英上岸不久，就发现有人跟踪了。还以为是哪个咸湿佬！”

“是碰巧的，怎会是骗人？”

“只有我和明英一起乘渡船，中途却冒出了你。你肯定是在岸这边哪个地方守候着！”

“你不去看电影，我怎么样也见不着你。只有你去，才会候到你！”

“你诡辩！”

学荣禁不住又笑起来。完了，又问道：“若真是咸湿佬，你怕不？”

“和明英两人，怕什么！一对一，也未必怕你！”

“倒挺会吹牛！左手让你！”说着学荣伸出左手。

“哪用你让，右手！”

学荣换成右手。

“一、二、三！”

相持了一阵，学荣倒真让她压了下去。接连三次，都输给她。

“服输没？”

“没道理！”学荣嘟哝着，心有不甘。

“我干一天的活抵得上你干三天！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走吧。渡船收了渡，就回不去啦！”

“回不了更好！”

“我可不好呢！还有猪潲等着我烧，一大堆活儿等着我去干！”水云说罢，不等学荣起身，先行走去。

到了渡头一看，不见渡船踪影。学荣这才醒悟看手表，已是凌晨时分。看着水云的焦急模样，他安慰道：“没法子了，零点啦！鬼知道时间过得这么快！”

“都是你！”水云边嗔怪边跺脚，“猪潲未烧，又把牛屎干铺在鹅苗窝，还有那艘小木艇，傍晚时潮水退到河涌底，锚链不够长捆绑锚桩。若涨潮了还不把锚链泊牢，小木艇随水流失该咋办？”

这时候，水云才显露出少女特有的娇气。看她急得连眼泪也快掉出来的样子，学荣也毫无办法。深更半夜，再也没船艇出入。就只剩一个办法，他说：“船肯定没啦！我游泳背你过去，怎样？”

“你能行吗？”

“这窄小的沙律涌，当然行！若害怕就在这儿等到天亮，也好！”

“衰人，还说笑话！那衣服岂不湿了？”

“先把衣服脱了让我带过去，再回头带你过去！”说着学荣脱剩条内裤，见水云迟疑不决，又催促道，“怎么样？”

水云突然涨红了脸，连声说着“不脱！”学荣调皮地逗道：“上次都看到来着……”

“不脱！”

“随你！你左手拿着我的衣服放在你头顶，右手圈住我脖子。别松手！也不要圈太紧！”

正是初秋时节，上岸后，感觉丝丝秋凉。蝉鸣蟋叫，蛙声此起彼伏。明月高挂，湿透的水云线条分明，凹凸有致，更显出柔软苗条的好身材，让人看着难抑那不安分的想象。或许正想着家里杂务，水云又现出深沉和忧郁的神态，一副楚楚动人的模样，让人怜爱顿生。

学荣拿起自己的白衬衫披上她肩头，道：“走吧，送你回家！”

水云略显犹疑。学荣明白她是怕让别人看见而被说闲话，便推她一把：“走吧，哪都没人！就算让人看见，我们正处谈恋爱的年龄，也都正常！”

这是一条两米宽的石粉路。从渡头通向榕树村，走过宽阔的田野，穿过茂密的香蕉林。此刻，水云最担心那条小木艇漂失，所以急着赶路。不用半个钟，走到了从榕树村前流过的榕树涌。东莞市水乡河涌交错，地图上看，寒水河应是海河，它南接狮子洋的滚滚波涛，向北流经横沙和中堂两个镇区，再注入风平浪静少女般婀娜美丽的东江。而沙律涌才是条河，是寒水河的支流，它水蛇似的九曲十八弯，东西走向流过横沙镇，最后接上了分隔着横沙镇和梅田镇的沙仔海。榕树涌才是真正意义的涌，涌口是沙律涌，从榕树村前流淌后又注入了另一端的沙律涌。这时候，潮水涨满了榕树涌，风把小木艇吹向对岸，并顺流漂离了泊小艇的码头百来米远。学荣跳进涌里游向小木艇，把它拉回码头旁边，再把锚链捆绑在锚桩上。

告别了水云回到家，换了衣服躺在床上。那座据说是学荣曾祖父买下的古老鱼尾形挂钟，“当！当！当！”响了十二下。学荣辗转反侧，还沉浸在与水云相处的兴奋中。他一骨碌起床，穿上衣服，为免惊醒父

母，蹑手蹑脚地下楼开门，朝村头的水云家走去。也奇怪，自上次雨中撞见水云后也曾有几次要去水云家的念头，终因难以说清的顾虑和想象中的尴尬而没去成。现在说去就去，这么自然，再没有以前那些顾忌和尴尬了。

学荣先从窗户望进去，水云正在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：往烧着猪潲的炉灶加了柴草立即回身切鹅菜；见火苗烧到灶门口了，又起身往灶里加柴草，手脚并用却又有条不紊。厨房门虚掩着，学荣推门进去，正要开口提醒她注意不要让菜刀切伤手指，她却示意他不要作声，他便坐在灶沿旁帮她烧猪潲。水云切完了鹅菜，走到杂物间拿出晒干了的牛粪掰碎，把鹅苗从鹅窝里拿出，把掰碎的牛粪铺匀在鹅窝。完了，再把鹅苗拿回鹅窝里。

所有的家务忙完，已是半夜两点。水云拉着学荣走到屋外一块空地，小声道：“半夜了，你快回吧！”

“不眼困，回家也睡不着！”

“半夜没合眼，怎会不眼困！”

“是因为你吧！”学荣调皮地笑答。

“我困得连眼皮都打架了！”水云话虽如此，但脸上却是极力掩饰的不易为人察觉的喜悦神色。或许是因为学荣细心，才发觉了她这一细微变化。家庭的重压几乎殆尽了她的青春萌动！

其实，水云和学荣一样，心潮也在涌动着，毫无睡意。学荣明白水云谎言背后的意思，不外乎是少女们常见的掩饰故作羞涩去试探对方的真情实意。没必要说破她，学荣心里在想。他勇敢地把手搭上她肩头，说道：“走吧！到前面的堤围上坐！”

雾霭深深，堤围上的小草沾满着晶珠似的露滴。学荣用手拧断一大片蕉叶，铺垫在屁股下面，坐了下来。望着西沉月色下闪着银光的寒水河，听着海浪拍岸和狮子洋传来若隐若现的巨轮那浑厚的汽笛声，呼吸着水云散发出的带点儿汗味的气息，学荣惬意极了。他不由自主地把嘴唇凑上前，水云也心有灵犀地迎上去……就在这当儿，学荣感觉无比奇妙，先是舌头，继而整个口腔都充盈着一种从未尝过的甜味：似蜜非蜜，似糖非糖。随着一股暖流，扩散到脑海和胸腔。

学荣躺在地上，头枕在水云的膝头，她本来伸直的双腿往上移，学

荣的头便自然滑落水云怀中。她左手捋着学荣的头发，右手抚弄他的胡须。学荣尘封已久的童年记忆蓦然泛起，学荣坐在母亲膝前，头横枕在母亲膝头上，母亲手拿耳勺轻轻地为他挖着耳屎。那是多么温馨、宁静、依赖的幸福感觉！学荣惊讶异常，头枕水云怀中，竟然重现了只有在母亲怀里才享受得到的那份安宁和依赖！

学荣闭上眼睛，屏息静气，一动不动地享受着这久违的幸福感觉。生怕一个不经意的深呼吸，一次轻微的身体扭动，会将这难得的幸福感拂掉。

孖公仔，又一拖，嘴唇紧贴手多多。

雾水清，口水浓，舌头勾紧情更浓。

口气臭，苦黄连，双唇一撮变蜜甜。

头发短，情发长，最衰日头比夜长。

东方天际微明，红霞欲现。一渔翁收拢虾笼，神态悠然自得，哼唱着这首不知始于何时的咸水歌。水云听见，急忙推开了学荣，起身说道：“你不怕丑我怕丑，我走啦！”说罢撇下学荣，大步消失在晨曦之中。

那首儿歌学荣从小就会唱，经常和玩伴们一起逗笑着热恋中的大哥大姐。到了20岁，换位成了别人的大哥大姐，再没有唱了。在凉棚中听见小孩们唱起它，同伴间就往往借此互相取逗。这个说分明在唱你了！那个说唱你才是！另一个还言之凿凿说昨晚我亲眼见你和某某在打雾，还在说别人！又一个却阴声怪气道你不要逞强了，也快轮到唱你了！

而今，真的轮到学荣他了！

听见渔翁唱着这首歌，学荣感觉到无比的舒服和畅快，再没有能比这更惬意的事了！咸水歌像从他心里走了一趟似的，诉说出他此时此地的滋味和感受。和水云的恋爱就像盛开着花的桂花树，热烈而馨香，快乐而不知时日过！

学荣第一次走进水云家，是披着雨衣进去的。时大时小的阴雨持续

了多日，这种天气，干不了农活。人们都说这是老天爷给的假期，要不，年头到年尾，也没偷懒的日子。稍得空闲，农妇们便在家里煮糖不甩、煎糖包、炸虾饼。女孩子煲红豆荚，男孩子炒红豆粒，凉冻后放进小裤袋，带到凉棚里吃。凉棚里讲咸湿，讲是非，也有人打三公，斗牛鬼。凉棚下面的空旷地摆着三个理发摊档，口水沫横飞，闹哄哄一片。

水云家在村东头，是一座建好不久的三层楼房。水云和她母亲新嫂正围坐在小桌旁，水云用玻璃瓶碾碎炒香的花生米，她母亲把糯米粉平展在桌面上，左手托住混合着花生米碎、黑芝麻、红糖碎、炒香后的浮米碎的瓷碗，右手捏一小撮放在糯米粉上，再把糯米粉包起，并在糖包中间捏一朵麻花。空气中弥漫着诱人的焦香气味。墙角放着一只土红色的小风炉，上面那个咖啡色的药煲，出水口残积着黄褐色的中药茶渍。学荣刚一瞥见，便有种异样感觉。

“新嫂好！水云，你好！”入门三分礼，学荣礼貌地称呼着。

“哦！来了！除掉雨衣，挂这边墙上！”水云起身帮学荣把雨衣挂上墙，又拿了双印花拖鞋，放在他脚边，让他脱掉长筒水鞋穿上她的拖鞋。就在这时，新嫂拿着的瓷碗“砰”一声，掉落地上。

“拖鞋这么多花，穿上不自在。”学荣见新嫂满脸错愕，心里不禁纳闷，却也装着什么也不在意，大声地掩饰说道。

“是我的鞋，在这没人笑你！”水云答。她帮学荣脱水鞋。因鞋码比学荣的脚小点，有点紧。水云按住水鞋后跟用力拉，学荣的脚也用力往回缩，双方一齐用力，水鞋脱掉了，而学荣则和木凳一起往后摔了个仰面朝天。

水云“咯咯”大笑！

“穿这么紧的鞋，不难受的吗？咯咯……”

水云边笑边说，笑得弯了腰，说话断断续续。新嫂捡起了破瓷碗，一点儿笑意也没有。学荣的兄弟姐妹中，他年龄最小，水云和他同年出生，按常理学荣母亲年龄比新嫂大，但看上去新嫂比学荣母亲苍老多了。她近半头发花白，就像是枯黄的棱角草长在头上。清瘦的脸庞毫无光泽，棱角凸现；只是那双眼睛还算神气，透出坚毅的目光，起身落座间，透出一股摄人的气息。学荣想起水云身上也有股这样的气息透出，不同的是水云那股气息是吸引人的，而她母亲这股气息给人时刻提防、

不可侵犯的感觉。

“这阴雨天，你妈身体好些没？”新嫂终于开口了。

学荣小时候就知道每逢阴雨天，母亲就会膝盖痛。走近她旁边就闻到浓重的跌打酒味。“你也知道我妈那风湿病？”学荣既答又问。

“水鬼升患胃病，矮仔林滔慢性乙肝，顺通的哮喘，你母亲的膝盖痛，陈威的腰痛，我老公卧床不起。榕树村就丁点儿大的地方，放个屁都响通街！”说这些的时候，新嫂显得无关痛痒，就像医德不好的医生，循例询问病人时那副麻木状。

学荣一迈进屋门，就感觉屋内气氛的滞重。也许水云习惯了她家这种氛围没觉异样，可学荣不习惯，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压抑。

新嫂又说话了，问：“你和水云的事，告诉你父母没？”

“还没有！”

“若你父母不同意，该咋办？”

“我父亲当了十多年供销员，经常出差见多识广，怎会干涉我谈恋爱？”

“你父亲？你认识你父亲？”她眼里流露出一种既是厌恶又似憎恨的眼神，又说，“他一定不准你和水云谈恋爱，怎么办？”

说实话，学荣真没想过这个问题。他稍作思量，便坚决地答道：“他也不能捆绑住我的手脚！您干吗担心？”

“还是先告诉你父母，再说这类的话吧！”

“妈，糖包煎好啦！”厨房那边的水云说着，很快，煎得金香油亮的小糖包端上桌面。屋外响着“滴答”雨声，呼吸着雨水带来的清新空气，咬一口香脆甜腻的小糖包，喝着飘出米香的白粥，学荣觉得在这样的情景中和水云相处，是最开心不过的事情。稍觉遗憾的是水云她妈，她的眼睛、面容乃至身体散发出的气息，都弥漫着没完没了的愁绪。来之前学荣想好了几个问题向她请教，诸如她种的香蕉为何长得比别人肥大，她种的花生产量又怎比别人高，所有她在榕树村口碑好的手艺绝活，学荣都饶有兴趣。可现在，身处如此压抑的氛围中，不但兴味索然，连和水云逗笑取闹的心情也淡然了。

水云感觉到学荣的变化，也看出他的心思，便提议到外面走走。可正下着大雨，能到哪去？她说披着雨衣在雨中散步，也很浪漫。想想也

是，便一同披挂雨衣，走进雨中。

黄豆大的雨点打落在泥泞路上，水珠夹带着泥浆，溅上行人的脚背和裤腿。雨点打落在蕉叶上，声音清脆而杂乱，随风飘打在雨衣上，感到雨衣传递着阵阵的隐痛。其实，行走在滂沱大雨中，既要全神贯注，脚趾紧抓，时刻提防着脚底滑倒；还要注意风势，身体顺着风向左右前后的摆动，才不至于被强风刮倒。大雨冲刷掉空气中的杂质，带来了宜人的空气湿度，人们惯有的阳光下厌倦慵懒的精神状态便让雨水冲刷得一干二净。在骤然增多的负离子环境中，人的意识澄明开阔，感受身体充盈着力量，忘记了疲乏。学荣感觉到水云有话要说，或许水云也感应到学荣的疑惑和不解，都产生了找个能避雨坐下说话的地方的念头。举目四顾，只见前面不远处有座牛棚，便不约而同地朝牛棚走去。

牛棚是用小腿般粗的茅竹搭建，里面分隔成六个小栏，各拴一头水牛。因是下雨天，放牛汉都不去放牛，在牛棚内放着水草、甘蔗叶给水牛吃。牛棚里到处是牛屎，散发出说不上臭但跟煮熟的猪潲相似的酸臭味。学荣拿起锈迹斑斑的铁铲，把方圆两平方米的牛屎铲除掉，便有了一块干净些的地方落脚。

“你不是在怪我妈吧？”水云微嗔问。

“没有呀！我只是觉得你妈太严肃了，特别是她看我的眼神，有点莫名其妙。总是把事情往复杂的方向想，很简单的东西都把它复杂化。如果把那炉子上的药煲和浓浓的中药味联想一起，心情是真的难以舒展！”

水云听完，沉默不语。好一阵，她才沉声说道：“连我走在街上都感觉别人望我的眼神异样不同，何况我妈！都是我父亲连累，却又没办法！在外面跟她说话的人本就极少，而她也不屑去跟人家套近乎，拉话聊天。回家里又要服侍我父亲，她哪有好心情的时候！像我们刚才脱鞋子时那些笑声，我记忆中的家里还是第一次听见那么开朗的笑声。”

“可我却开朗不起来！”学荣实话实说。

“我明白！”水云有点歉意。

“话又说回来，你妈也真真有本事，长年负担一个大病人，还建起一间三层楼房！多少男人也不行！”

“都是我妈熬出来的！我家有八只母鸡，九只母鸭，下很多蛋。除

了我父亲吃一点，都卖掉！鸡汤炖好了，父亲喝鸡汤，我吃肉，妈啃嘬我吃剩的骨头里的骨髓！”

“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有个呼吸疾病研究所很有名，带你父亲去看看！”

“妈也知道这医院，可爸执意不肯去。他说自己的病自己明白，去医院就等于往海里倒钱。他还曾自杀来着，摔破瓷碗用瓷片割手腕。妈在楼下听见摔碗的响声，赶快跑上楼……又叫我拿万金油、棉花布条上去。我上了去，见我妈用手指摁住爸的伤口，她让我快到卫生站叫医生过来。”

说到这儿，水云眼圈泛红。

“后来我妈跪在爸床前，求他不要再做傻事。爸不答应，说累人累己，生不如死！妈说，我生挨死挨为的是你，你死掉了，我还为谁累，还为谁挨！”

水云抑制不住哽咽起来。学荣没经历过这类情景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唯有伸手为她擦拭眼泪。女人流泪的时候，有个男人在旁边，用心倾听，为自己轻拭泪珠，感觉非常受用，也觉得幸福原是这么简单。

“妈怕爸再次想不开，将所有能变成凶器的东西拿走。”

“难怪你妈这么苍老，既要盘算家庭生计，又要操心你爸，真是女强人！”学荣唏嘘之间，佩服着水云的母亲。

学荣在家排行最小，自幼受母亲宠爱。父亲出差回来都带点手信回家，母亲也留着点让他能多吃上几天……水云讲述的这类事情，学荣闻所未闻。在他初谙世事的心中，水云的故事带来从未有过的伤感，喉头憋堵得咽口水也觉困难。他费了很大的劲才忍住不掉眼泪。他想要岔开话题，不想沉浸在这没完没了的伤感氛围中。

“你妈是怎么种植香蕉的？每年村里的香蕉重量比赛连续三年都让你妈拿第一，每棵花生荚果的数量和重量比赛又是你妈第一。我本想请教你妈，传授点种植秘诀！”学荣带着由衷钦佩的语气。

“请教她还不如请教我！”说起这些，水云兴奋起来，嘴角上翘，洋溢着自豪。

“你会？”

“本来就是我出的主意嘛！”

“那些高产秘诀是你想出来的？”